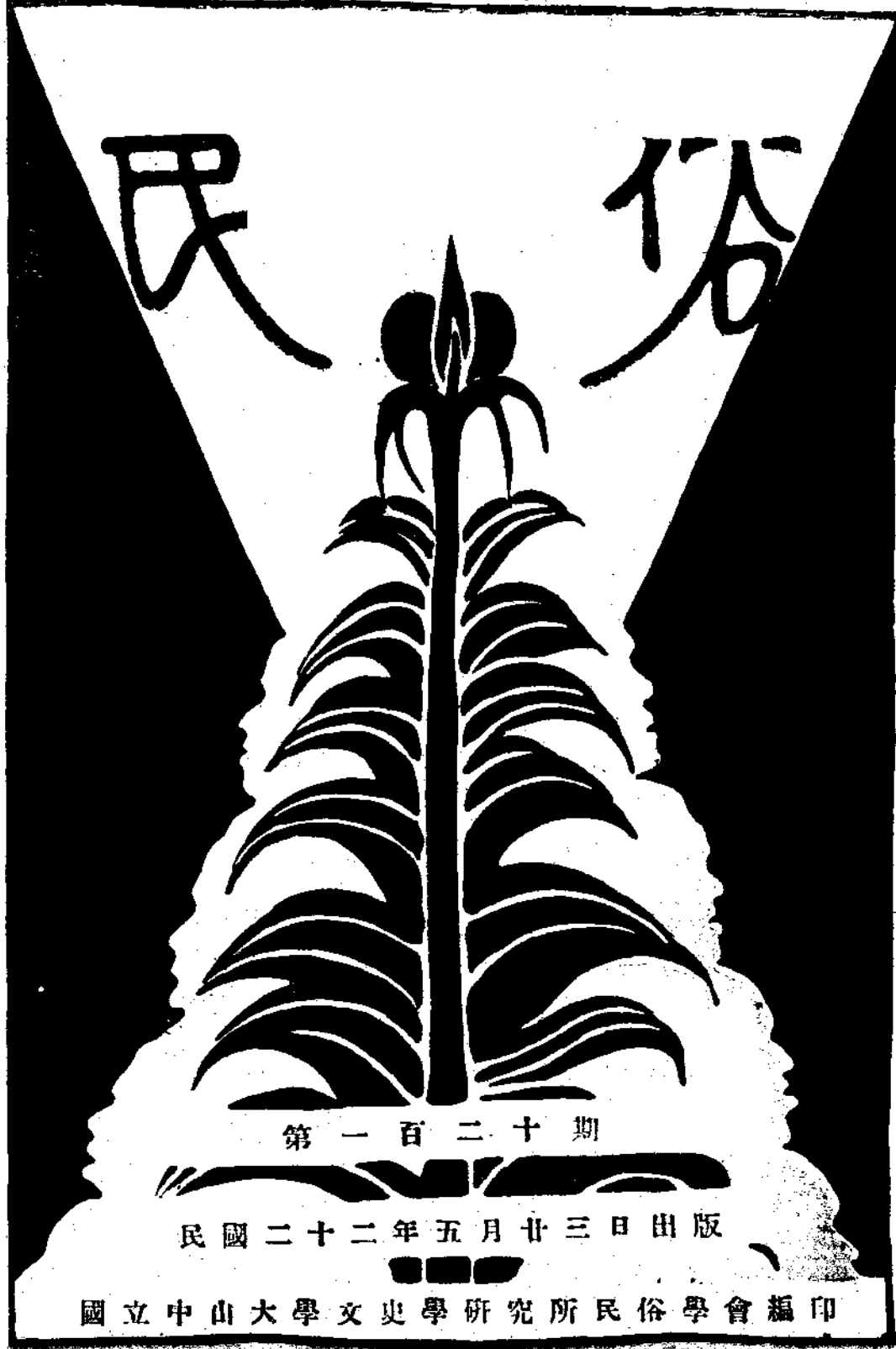


# 民俗



第 一 百 二 十 期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出 版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文 史 學 研 究 所 民 俗 學 會 編 印

# 本期目錄

- 
- 甘 棠(讀詩札記之一).....曹松葉 (1)
- 湊 湊(讀詩札記之二).....曹松葉 (4)
- 朱熹與閩南文化.....翁國樑 (6)
- 序翁國樑的福建民俗叢談.....羅香林 (13)
- 閩南婚俗瑣談.....翁國樑 (19)
- 鴉片謠(通行雲南羅次縣).....李石通 (22)

# 甘 棠

曹 松 葉

——讀詩札記之一

詩召南甘棠，前人解釋，雖屬不一；但似均不出於贊美召伯，即所謂思其人，愛其樹，而勿翦勿拜，均出於人民的自動。所以現在民間姓邵。人家的門口，還常寫着「甘棠藝圃」四個大字。前人這種解釋，好像已成鐵案，沒有疑問的餘地了；但是依我看，完全是一種附會的解釋，從美化文武的一個系統出來的。這詩的真面目，依我看完全是一種「脫部」。什麼叫做「脫部」，現先解說這兩個字的意義。

「脫部」(Taboo)本為奧利尼西亞語，歐美各國因無適當國語可譯，均襲用原語。我國有人譯「禁忌」(李璜)，有人譯為「他怖」(許地山)，又有人譯為「他不」(黃華節)，然均於原義不符，不如音譯較妥。

脫部的意義是由接觸神聖或污穢事物的禁忌，犯之者要受災害的信念所生的習俗。此種習俗在低級文化的民族間，為普遍的現象，各民族大約都經過此習俗，而後為有規律性的社會生活；我國亦不能自外，即至現在亦多留有此種習俗。（如男人不走邊

女人袴下，女人不跨越男人担貨用具；反之以爲不吉，這都是脫部習俗)。

脫部的意義既明，可進而言脫部與國王等的關係及設定的方法。國王爲最神聖不可侵犯，不僅不許直接接觸其身體，即間接觸之，亦爲違犯脫部。所以對國王身體接觸脫部的延長性，及於其身體的周圍及居所，此殆爲各民族間，通行的慣例。如有史以前希臘，國王的宮殿及乘車，爲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君主繼承的寶器，如傳國璽，衣冠等等，爲禁諱品中最重要的，視之失明，觸之喪命，爲極廣的信念。我國禁中等名稱亦是，皇帝所居常人不准入內的表示。因此便產生了一種不可侵的圈，視國王或酋長等的勢力大小爲轉移。而國王又可將此不可侵的特權賜與貴族等；此即所謂接觸脫部。而脫部設定的方法，則不限於一種，其中之一爲宣言。即國王酋長僧侶等，有脫部的創定權，依其宣言爲原始的設定。例如國王宣言此森爲脫部，則常人不許入內，如入內伐木捕鳥獸之類，必蒙神罰。

以上既言脫部的意義及接觸脫部與脫部設定方法之一——宣言。可進而看殷周是什麼時代；我以爲殷周是由圖騰時代轉變爲英雄時代的時期；如叢書堂所藏殷墟文字七葉「貞出于父庚 貞出于父辛」殷墟書契後編卷上廿五葉「父甲一牡 父庚一牡 父辛一牡」新出土的三商勾刀，其銘父者曰「祖日」大父日癸 大父日癸 仲父日癸 父日癸 父日辛 父日」均爲圖騰時代的習

## 甘 棠

俗。最近出版的古中國的跳舞與神秘的故事(李璜譯述)；便是一部由圖騰時代轉變到英雄時代。說得最簡括的好書。在此我們又當注意的，脫部的習俗，在圖騰時代頗盛行；現在我們可來看甘棠的詩了：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這不是明明脫部習俗中的接觸脫部嗎？這詩不是明明近似於宣言的嗎？而召伯是貴族，有這種權力；所以我說是一種脫部。否則以為是思其人，愛其樹，在圖騰與英雄兩時代的轉變期中，似屬不可能。這是我個人淺薄之見，謹以請益於同好。

## 溱 洧

曹 松 葉

### ——讀詩札記之二

詩鄭風溱洧前人目爲淫詩，近人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說得很對；我讀了這詩之後，覺得凡有一種習俗，往往遺留了幾千年之久。如此詩所詠的野合習俗，在春秋時很盛行，可是在幾年前江西遂安萬載的客籍中間，風行的倒青山的風俗，也就是此種習俗的遺痕；所謂倒青山就是秋暮時上山採楡子，互對山歌，進而爲倒青山的最後一幕，實行倒青山的時候，用一種樹枝花枝做符號，使人迴避。而客籍依黨國先進鄒魯先生，及美國人文地理學家亨丁頓氏的考証，是漢族最優秀的分子。自春秋以至最近，尙保有此種習俗，其久遠已可想而知了。至於國內其他民族現今之存有此習，更無論矣。此外欲附帶論及者，卽水祓之習：

欲言水祓，當先說祓禊。祓禊爲除災的方法，在未開化民族，因冒犯脫部，便舉行禱禳儀式，以求避免災害，而此儀式，或可稱爲除災式，所以除災式實爲隨脫部風俗而起的習俗，此卽我國之所謂祓禊。祓禊的方法，本有三種，(1)火祓(2)水祓(3)咒祓。

## 溱 洧

水祓在三者之中，爲最盛行；如沐浴洗滌灌溉等，任何方面都含有，祓除的意味，此種祓除含有兩層動機，一爲除去現在的魔穢，一爲預防將來的魔穢。現在各處通行的洗禮風俗，舊教灌以約檀河之水，則不致犯罪的信念，也都爲水祓的遺風，溱洧之詩，集傳說：「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而周禮女巫：「歲時以祓除蠶浴。」讀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東流水上。」晉書禮志有：「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王羲之蘭亭集序所說「修禊事也。」更可爲祓禊風俗的佐証。可知此種習俗，在我國也很流行；而我國現在民間，在舊曆六月六日，連貓雞狗都要替他洗浴，即所謂：「六月六，貓兒雞狗好洗浴。」恐亦含有祓禊的意味。

## 朱熹與閩南文化

——關於朱熹的遺蹟及其故事——

翁國樑

漳州從前是一個很野蠻的地方，這一句話，說起來好像大家有點不相信的樣子，我不妨摘錄龍溪縣志中的記載二段拿來證實便了：

唐，陳之光，請建州縣表裏面有一段這樣說：「……况茲鎮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餘。原始要終，流移本出於二州，窮凶極暴，積弊遂踰於十稔。元惡既誅，餘凶復起。法隨出而奸隨生，功愈勞而効愈寡。撫綏未易，子育誠難。……」(卷二十三)

乾隆二十七年曹繩柱重修龍溪縣志序：「……大江南旋，羣山北顧，提封四接，壤圻交錯，地當閩海與區，夙稱難治，」(卷首頁八)

但後來一變而有「海濱鄒魯」之稱，實由提倡道學始，朱熹影響於閩南文化，更有力焉。

朱熹，漳人多稱「朱文公」，朱熹在漳州曾做過知府，所以在



漳州有很多他的遺蹟和故事。茲特舉其筆筆大者幾則於下：

(一) 斷蛙池

斷蛙池，是當今福建漳州的一條街名，原是一口池塘，於是池塘附近的街道，也叫做斷蛙池。

據傳南宋紹熙時，朱熹做了漳州府的同知，公餘常在府學旁邊的幾間人家送給他的民房作解註的消遣地。

房子的前面有一個池，叫「麗藻池」，冬天池裏沒有水，乾得像魚鱗般的一塊一塊裂開來，有時幾乎可以使人在池上行走，簡直是個坑。一到春夏之交，梅雨時節，整個池就充滿了水了。

朱子跑到這裏來解註，原為要清靜的緣故，不料咯咯不絕的蛙聲，徹夜的叫，不絕如雷，擾得他神思不清，執筆無心，下筆無文，心裏怪難過。

他讀過韓愈的文章，知道鱷魚可因一祭文而自去，那麼要蛙不叫，簡直也可以用文章來試一試，他便寫了一篇祭蛙文，預備了很多胡榛，蚊虻之屬，叫了一個差役，賚到池邊祭之，並說：「奉本大人之命，帶此食物給你們吃，叫你們趕快離開此地，否則重重處罪」。

過幾天了，蛙聲仍舊是那裏咯咯不絕，朱子非常忿怨，便作了一首聞蛙詩，又再做了一篇祭蛙文，並且用紙剪成了很多紙枷，叫了差役再帶到池邊去祭，並把紙枷放下去。

次日，竟然看見很多青蛙的頸上，都扛了紙枷，和死一般的

浮躺在水面上。朱熹看了很不忍心，便走上前指着他們說：「現在寬赦你們，你們即刻離開此地，勿違！」

果然，過不上幾天，蛙聲斷絕，朱熹的聲望，也像大石般為永遠沈入人們腦海中了。現在別的池塘裏發現白頸子的青蛙，市民們都說那是從前扛過朱熹的紙枷而遺傳下來的蛙種了。

後來，為要紀念朱熹的偉大，所以將麗藻池改名為斷蛙池。

故事是這樣。再把府志縣志所記載的，抄錄於下：

福建通志：「斷蛙池在府學東南，朱子解經處，以蛙鳴喧聒，作字投之，令夏日無蛙聲。」（卷四十三頁一）

漳州府志：「斷蛙池原名麗藻池，在府學東西，相傳為朱子在此解註，以蛙聲鳴鬧，作字投之，至今夏日無蛙聲，或云是潘僑書事，未知孰是。」（卷二十八，頁二十）

龍溪縣志：「斷蛙池在府學東西，相傳朱子在此解註，以蛙鳴鬧，作字投之，至今夏日無蛙聲，或云潘僑書事，未知孰是」。（卷十一，頁二十一）

## （二）白雲巖

當朱熹知漳州府事的時候，為着要注疏四書，便找在東門外的白雲巖上，蓋一間的讀書庵。

建屋當要用很多瓦的，但因巖高，一人難以運上，便想一計，傳言朱知府定某日要在白雲巖下「使飛瓦」，民衆們聽了這話，莫不以為奇，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愈傳愈遠了，到時，莫不傾

街空巷，爭先恐後，以一觀爲快。

朱熹早把瓦料放在巖下，那時，便命令那些看「使飛瓦」的人們，各人都要帶一塊瓦上巖頂來，知府的話，誰個不聽？於是便各帶一塊瓦上岩頂去了！

這樣，不上一刻，這一堆瓦既經搬上岩頂了。可是觀衆等了半天，却看不到什麼是「使飛瓦」；有的便搶前去拜問朱熹，朱熹答：「我的瓦，原是在下面，現在竟都會飛上來了！這豈不是使飛瓦了嗎？」觀衆莫不啞然，驚駭而歸。

朱熹既在白雲巖上住了！因爲和尚都是素食的，所以關於魚蝦葷味就很少進口了！一天，村人拿了一盤油蝦來孝敬朱熹，朱熹吃了覺得味道很好，又想此後欲得此物頗不容易，於是也管不得這煮熟的會不會復活，便拿了好幾隻到山澗裏放下，不知怎的，這些煮熟了的蝦子，却又復活繁生起來了，現在白雲巖上尚有這紅蝦子，據說就是朱熹那時放下的遺種。

白雲巖上，還有剪斷尾巴的螺子，俗呼「石螺沒尾」。據傳也是朱熹吃了螺子，覺得很有趣，所以也就拿了幾個放下澗裏去而竟然也會繁殖起來的。現在還可見得。

白雲洞在龍溪城東約二十餘里，岩上有祠，塑像祀朱熹，祠前有一小池子，池水常是黑黝黝的，俗傳這口池就是從前朱熹常常在這裡洗硯的，故今名之曰「洗硯池」，祠後有一亭，亭中立石榻，書：「朱文公解經處」。蓋以紀念也。岩清幽好玩，產有茶樹

，味頗甘口，俗名爲「紫陽茶」。

龍溪縣志：「白雲山，在十一二都，舊傳朱子嘗過此，講誠意章，又有「與造物遊」四字，及門帖，句云：「明月每從肩上過，江山常在掌中看」。皆朱子手書也，」（卷二頁五）

### （三） 名山，題石

龍溪縣志：「文山，一名惠文山，在十一都，初名砥柱，後建觀音院，名觀音山，朱子守漳喜其山水明秀，改今名，北臨大溪，三面通潮與鳳山對峙」。（卷二頁三）

又志：「鶴鳴山峭壁上刻朱晦齋書「溪山第一」，在台屏又下一洞，稍廣平蓋，外刻朱晦齋書「石室清隱」四字」。由此可知朱文公當時的好文了。

### （四） 美人井

漳州北門十字街頭建有小塔一座，塔旁有一廟，名「塔口庵」。據一般傳說所云：從前該處原是一口井，附近各居戶皆吸水於此井焉。該井照地理上看來，恰好是個人的陰戶。所以該地婦女飲之，莫不淫亂，朱熹鑒於其地之姦淫案特別多，所以就特地到那邊去考察。竟然會看出來了；他說北橋的橋梁好像就是女人的枕頭橫着，公府街與碩人橋街好像就是女人的雙手，北橋直街好像就是女人的身軀，到塔口庵分支二條路，好像就是女人的雙腳，這井剛好在這二條支路的中央，好像就是女人的陰戶無疑，所以便叫人興工築一座塔，蓋在這口井的上面。聽說因爲這樣，該地婦

女沒食這井所汲上的水，便很少再有姦淫案發生了。於是俗稱該井曰「美人井」，此塔現今尚存。

#### (五) 竹格子

據說漳州從前是很野蠻的，朱熹來漳州做太守以後，對於風俗習慣，皆大革新，趨於正軌。所以居家門口，必掛一竹籬子，這樣婦人家在裡面會看見外面的一切，但外面的人却看不見內面的婦人了。此為婦人計也，此俗今尚存，竹籬子(俗呼竹格仔)。上常貼用紅紙寫的「格外春風」四字。據說這「竹格仔」是朱熹創造的。

#### (六) 纏足鞋

閩南婦女，多纏足，鞋底後底面有一木塊高寸許，只有釘一枝釘成的，所以婦人家走路要很仔細，不然鞋底那一塊木頭便會掉落的。據說這也是朱熹創議的，因此就可以防止婦女的私奔。

按龍溪縣志卷首清荆南八十四序：「……婦女出門有文公斗，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誠海濱鄒魯也，迨甲子兵燹以後，村愚婦女，街市往來，或露面不蔽者，余曰此事雖小，所防甚大，故諄諄示禁，以期復古之風。……」

由上這一節話的記載，便可以知道漳州文化之受朱熹的影響極大了。所以在漳州各書院多祀朱子，以為紀念，茲錄龍溪縣志中所記載的於下：

1. 丹霞書院，在城東南隅，清乾隆二年，知府劉其璧建，中

民俗 第一二〇期

1. 祀朱子。

2. 芝山書院，在城西北隅，芝山之麓，宋知州事危祺建，中祀朱子。

3. 錦江書院在十一都，清康熙六十一年建，中祀朱子。

## 序翁國樑的福建民俗叢談

羅 香 林

民俗是先人意識的遺留，是先人心理的現代表現。牠的性質是傳統的，是保守的，能範圍人類的行爲的，任是何人都不能脫離牠的影響；智識高的人，比較還可以依照理智去度活，至於一般的人民，那只好依照傳統的風俗習慣去度活了。因為民俗在人類的生活上，有這樣重大的意義，所以研究社會人類學的人，研究文化學的人，研究歷史或種族學的人，都不能不注意牠。都不能不特別抽出工夫來去探索牠。注意，探索，結果民俗的研究，也就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

民俗學的發展，在歐洲雖已有好幾十年的歷史，然而在百事落後的中國，還不過是剛剛抬頭的學問。因為牠在中國，歷史尚短的緣故，所以很不爲一般人所注意，有些對於社會學本沒一些素養的人，甚且還說牠是小孩子玩的，這實在可以傷心！然而也屬可笑！假如人類的社會，全是智識階級所成的，人類的行爲，可以完全不受固有文化的影響，那末民俗真可以不必去研究；糊塗去玩的人，真可以說是小孩子。然而我總不知道，社會上到底還是智識階級多呢？還是僅以農工爲活而不知智識爲何物的人多？還

是憑空創建新文化的多？還是浸漬於固有的文化或憑借固有的傳統的文化以創建新文化的多？現在思想界的潮流，好像已趨在社會革命一條路上，然而若不將那些在社會上最佔勢力而智識則不充足的工農民衆認識清楚，不將他們所依憑以度活的風俗習慣認識清楚，要想實地去做社會革命的工作，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有什麼把握？固然，研究民族學的人，不是因為要講社會革命纔去用功於探索民俗的，然而淺薄者流，似乎也可以不必拿時代思潮的問題，來壓倒或譏諷民俗的研究。

最可痛心的事，就是近日號稱爲是中國的學術機關者，也不能同情於民俗的究研，而一般的讀者，也僅以關於民俗學的書報爲無聊消遣的刊物，一般書買，則特別對於研究民俗學的人，給他以種種的阻礙，這樣一來，中國的民俗學也就越發不容易發展了，中國一般民衆的生活光景，也就越發越不爲所洞悉了。

然而，倒也還有可以高興的事，就是這樣冷嘲熱諷，到處得不到同情的民俗學研究的週遭中，居然裡頭也還有不少的人，在那裡硬幹，在那裏斬荆伐棘，在那裡建築危樓，雖然說不能馬上戰勝一切的惡劣勢力，一切的冷嘲，一切的熱諷，然而總算還是替中的國民民俗學奠基石，開道路；而且我極相信，以他們幾位的毅力和精神，一定可以直把一切的阻礙打倒，一切的陰霾撥開。我雖然不是研究民俗學的人，然而却極尊重民俗學這一門的智識



### 序翁國樑的福建民俗叢談

，我雖然曾替多少研究民俗的人抱過不平，然而却也有幾位切實研究這門學的朋友曾給我以無限的高興和熱望。

上半年，友人謝雲聲先生寄給我以彼所編的福建故事四集，讀了一天，草草的卒了是業，覺得中國民俗學的前途，實在還有無限的光明。因為謝先生的故事集是站在民俗學的立場來編的，而且他還說明，以後總要續出五篇六篇……以至於無數集，這樣一來，福建一省的民間故事，便不愁收集不完全了。還有謝先生的同志是很多的，受着他的感動而卓然興起以搜集各該屬省的民間故事者，一定可以陸續而出，將來要比較各省的故事，何愁無材料可找呢？這是當時個人的預言，我想一定可以實現的。

近日又收到吾友翁國樑先生的來信，謂已編成一冊福建民俗叢談，信外且附有該書的目錄一紙，這可使我更高興了，我曾希冀我能變個預言家，現在果真有點像預言家了；我嘗渴望我能常常得到關於民俗學的著作來讀，現在果真一天一天的有朋友寄來了。凡事都能這樣的大吉利市，我想我就要找個人領我去遨遊天上的樂園，大概也是種容易的，非薄民俗學的人不知還要不要來剝奪我這預言家的資格！

翁先生的叢談，一共分為六輯：第一輯述閩省的民族，雖然不過寥寥十篇，然而也可以看出閩省民族的消息了：其中如葉谷磬君的關於福建民族的傳說及其他，曾說到福建的幾種貌似歐土白人的白眉髮人，這實在是研究民族混化問題的人的一種新鮮的材

料，從歷史的記載看來，福州和泉州二地，當宋元的時候，確是有不少的阿利伯人波斯人及歐洲的教士僑寄其間的。最著名的西域商人蒲壽庚，據日人桑原隲藏的研究，宋末就曾在那些地方，置田園，長子孫，而且嘗為中國的官吏，不過這還是屬於賢種的外僑，不足應證。我們再看張星烺教授的泉州訪古記：「當宋元之世，泉州為世界第一大商埠，……由中國往外國，由外國來中國，莫不於泉州放洋登陸，……西極之國，如摩洛哥，義太利，皆有遊客踪蹟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胡賈，寄居於此者，當更不知其幾千萬矣」。據此，則知當時泉州的外僑，除了阿刺伯人以外，尚有無數的白種僑民攙其中。後來值了明太祖的誅殘，白人在福建的勢力，始稍衰退，他因為疾惡宋末蒲壽庚兄弟幫助元人，誅殺漢人，和泉地白種僑民的得勢於元，由惡生恨，於是乃施以種種的壓迫，向日蒲氏的子孫，及屬於白種的留餘僑民，乃紛紛改名換姓，混入於漢族之內，為日已久，中國人也就不復知其為外僑子孫，然而種屬已經殊異，雖就如甸的同化，到底體貌仍有白人的痕迹。廈門人不知他們源流的所在，大家都稱他為閩種，吾人若能將此等白眉髮的人，加以嚴密的調查，並博采各種有關係的事蹟或記錄，以董理其混化的經過，我想於中國的歷史，於東方的入種學，必有相當的貢獻，這是我對於叢談第一輯的感想，希望南中的同志努力向這方面進行。

叢談的第二集為方言，這些材料不但可以俛之以窺見福建語

### 序翁國樑的福建民俗叢談

言習俗，而且還可借之以研究漢語的轉變。近世音韻學家，多謂閩粵方言，保存古代漢語的音韻至夥，如四聲中的入聲，今日一般人所謂的中國官話，已經完全消失，然於閩粵方言，却仍保存無缺。廣韻一書，於陽聲之韻，有m, n, ng各聲，跟隨其後，而陽聲之入，則必依m n ng而配置之以P, t, K此與今日閩省的客家方言，至為吻合。有些人說，要研究中國的古音，除了書本上的鑽取，還得到閩粵去調查，看看牠的語法如何？韻部如何？聲紐如何？這可以說是一種篤實的話，我們希望能由這本叢談的方言，引起多少人士的注意，引起多少語言學家音韻學家的向南方進發！雖然說，以前已有好些個人，在試過了，然而大規模的閩粵方言的調查運動，也許還得待此書出版後，才得開展，因為這輯裏所收的幾篇文章，都是很能促動那些同好者的猛進的。

叢談第三輯為物產，這於我無多大的興趣，可以不用細說。不過我個人總是有點偏見，以為民俗叢談中，對於物產，可以緩緩去談，即使該項物產，有甚故事或迷信附帶流行，也得將這些材料歸併到旁的門類裡去，眉目纔得清楚，表裡才得一致，這明知是我個人的偏見，不知翁先生以為如何？希望指示。

叢談的四五六，三輯是風俗，鬼神，故蹟裡頭的文章大半都是曾在中大的民俗週刊及廈門思明日報裡頭的民俗週刊發表過的，這二種刊物，我從前也曾讀過，可是現在都忘記了，為求避免「立言寡要」的弊病起見，現在暫且不譚，將來全書出了版，自然

民 俗 第一二〇期

要好好的補讀的。

翁先生要我替叢談寫一篇序，我真慚愧，第一我只是一個念歷史的人，對於民俗學，雖然也念過幾本書，然而也不過是念念而已，並沒有一絲的心得，要想站在民俗學的立場來替翁先生的叢談來說幾句有資格給人去聽的話，實在是不可能的；第二叢談裡頭的文章，我多半都還沒有念過，就要說話，似乎也嫌太早一些。然而這可不成，已然好友有命，那可以不為遵辦！反正已是好友，就說錯些須，也是不甚碍事的，所以我就胡裡胡塗的寫了。  
•罪過！罪過！

附記：這篇文章寫好了後，自己看了一遍，不知不覺，面通紅了！這樣糟糕的東西，還成其為序文嗎？我很希望，將來翁先生的叢談出了版，能有機會好好的把牠攻讀一番，寫一篇「福建民俗叢談的叢談」。記得有一位社會學家說過一句：社會的生活全在於造成民俗與應用民俗，社會的科學即是一種研究民俗的學問。這話很有意思，將來寫叢談的叢談，也許就從這裡着眼。雖然，北京官銀號的毫票，是否能兌現，總難說耳！

十九年八月十日羅香林序於清華大學。

## 閩南婚俗瑣談

翁 國 樑

閩南嫁娶，很多還是遵守古俗，娶時宜擇日擇時，男子必親往迎，新郎坐轎上，手多携白扇，中子，莫論寒暑，俗謂能避邪也。新郎轎後還有二轎，坐着新郎的朋友同往娶，俗呼「炮嫁」，至女家時，新郎不下轎，招待者接「炮嫁」二人入另設之招待所（不在女家，多借隔壁鄰舍）敬茶，茶畢，「炮嫁」必偷取茶杯二個於袖中，帶回男家，放在新娘床下，說此會速生男孩，新郎坐在轎裏，女家管事薦之以線麵雞蛋，多略作個意思就算了，沒有真食過，男家於往娶之日，則備豬腳，糰，送到女家，敬孝岳母，說是要報答她在生養女兒的腹痛之苦。

新娘拜別父母，聽訓後，即步出門，上轎，隨新郎歸男家，女家一從女兒踏出門外時，即緊掩門以鹽，米，擲之，口中還要詛罵幾聲，謂之「避煞」。

新娘轎前多遮一花布，說此花布是可以避去邪氣的。

新娘轎至男家時，必停在廳前坐一坐，俗云：新娘急出轎，以後必性急，常與人鬧，故要坐着等，等愈久，則性愈真馴，一會兒，「好命人」，（請鄉間有錢有子的老婦人），出來携新娘入，

頭上遮以米篩，新娘要配着，足不要踏上門限呀！

新娘入房，即與新郎並坐在房前，有的新娘利害，說要使新郎怕她，聽從她的話，所以常要拉新郎的衣襟坐在她的裙底，俗云：如此新郎即會怕他的老婆，因之，新郎要坐時都很注意到則個。

夜間必飲合歡酒，而「送嫁姆」，則要討賞紅包，俗呼之曰「脫褲禮」，新郎新娘該日必穿白布做成的內衫，內褲，次晨，有的公婆們，要驗新娘的白褲，看看是否處女。

是夜，利害的新娘，多想要玩弄新郎，說經了這種種的玩弄以後，新郎即會服從她的指揮，所以一定要新郎去關門，她就趕着把門門門上，諺云：「汝關我門，汝賺錢，我來看」，這樣她丈夫所賺的錢，則必交給她看管也，要睡，她常把「梳頭箱」，拿來放在床上，必定要新郎取起，方能睡下，脫鞋時，多要把她的鞋疊在新郎的鞋上，俗云：「我鞋疊汝鞋，使着騰騰旋」。說這樣新郎則服從她的命令了！

這也是一定的，如要交媾時，她的褲子必定要給新郎來脫，說這樣方能制限新郎的一切行為舉止。

第二日，女家必派甥仔（新娘之弟），來男家「探房」，宴之酒食，並與米粿，甘蔗，鷄（雌雄一對），帶回。

第三日，新娘新郎拜見祖宗，父母，親戚，謂之「出廳」，如遇長者已死，則用紅箸插花放在椅上受拜。新婦以熟肉和糖，吐

### 閩南婚俗瑣談

沫涎於中，混之盛於碗，奉呈家人(無論大小)皆食之，謂能相愛也。

第四日，早晨新娘回娘家去，謂之「回禮」，男家必炊發糕，米糕，給她帶回，分送親戚及鄰家，此後，十二日去一次，四個月又回去一次。

## 鴉片謠(通行雲南羅次縣)

李石逋

(一)

鴉片煙，洋奪奪，吹上癮，甩不脫；不是爹娘坑害你，自搬石頭自打腳！

(二)

鴉片煙，續續槍，吹田吹地吹婆娘，婆娘賣得三十兩，賣賣買隻大平槍。

(三)

好漢一條，手捏挖瓢，撈通續底，沒得功勞，睡到半夜，肚子又潮；要想起來偷飯喫，又怕婆娘起來瞧；要想去做賊，又無奪條，幾顆頭髮，滾成繩條，幾根肋巴，滾成捲槽。

注一：上三謠均流行於雲南羅次縣一帶。

注二：「奪條」用來撬入門戶的鐵條。

注三：「肋巴」＝肋骨。

注四：「捲槽」是捲水的用具，此借來形容其瘦。



編輯者：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民俗學會

發行者：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出版部

印刷者：廣州市德政街文雅印刷所

本 刊 價 日 表			
報 費	一 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 埠	八 仙	一 元	一 元 八 角
外 省	四 分	一 元	一 元 八 角
外 國	六 分	一 元 四 角	二 元 六 角
郵 費	一 期	半 年	全 年
本 埠	一 分	二 十 六 分	五 十 二 分
外 省	二 分	五 十 二 分	一 元 四 分
外 國	四 分	一 元 四 分	二 元 八 分